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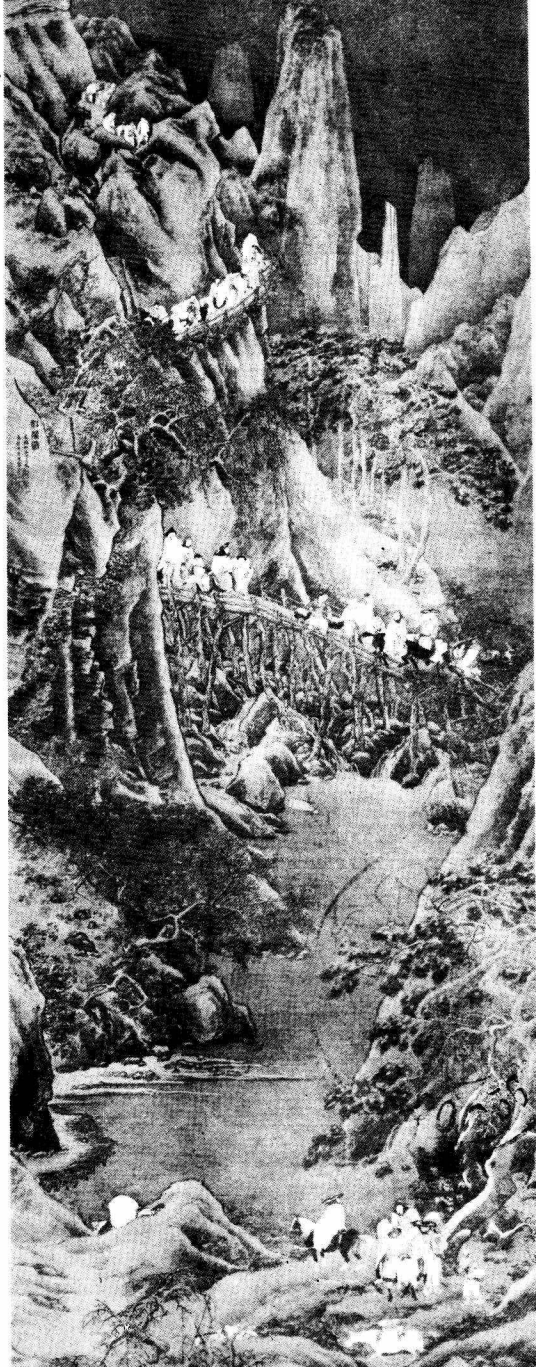
七劍下天山

梁羽生

北劍下天山

上
(修订本)

梁羽生



作者小传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九二二年出生，广西蒙山县人。香港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后去港从事文学创作。他博闻多见，涉猎甚广，对中国的历史颇有研究。特别是在古典诗词方面造诣很深，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写过不少棋评，在香港围棋界也有名望。是一位多才多艺，富有成就的作家。

在梁羽生的文学生涯中，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影响最广，三十余年来，在海内外读者中历久不衰，深受欢迎。从一九五四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之后，直到去年宣布“封笔”，转写历史小说，他已写了武侠小说三十五种之多。共合一百六十多册，约一千多万字。其中，《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自成一家，不落俗套，人

称新派武侠小说家。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基调是健康的。一部分流露了爱国的民族的感情；一部分流露了扶弱抑强，匡扶正义的抱负，他的作品注意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及故事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情理性。写情新颖独到；写斗扣人心弦；写景形象生动。

梁羽生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很深，也受外国文艺的影响很深。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很美的诗词意境、历史气氛，同时又有很细腻的人物性格描写。

目次

(上册)

- 楔子 一阙词来 南国清秋魂梦绕 1
十年人散 绣房红烛剑光寒
- 第一回 一女独寻仇 十六年间经几劫 14
群雄齐出手 五台山上震三军
- 第二回 浪迹江湖 水尽萍枯风不语 37
隐身古刹 空灵幻灭色难留
- 第三回 剑气珠光 不觉坐行皆梦梦 55
琴声笛韵 无端啼笑尽非非
- 第四回 比剑压凶人 同门决战 73
展图寻绮梦 旧侣重来
- 第五回 难受温柔 岂为新知忘旧好 90
惊心恶斗 喜从古窟得真经
- 第六回 雾气弥漫 荒村来异士 106
湖光潋滟 幽谷出征骑

- 第七回 剑胆琴心 似喜似嗔同命鸟 125
 雪泥鸿爪 亦真亦幻异乡人
- 第八回 恩怨难明 空山惊恶斗 147
 灵根未断 一语醒迷茫
- 第九回 扑朔迷离 耐心详怪梦 172
 寻幽探秘 无意会高人
- 第十回 叱咤深山 黄衣藏隐秘 188
 纵横双剑 幽谷会群豪
- 第十一回 一女灵机 桂仲明无心获宝剑 212
 群豪慑服 凌未风赌技夺黄金
- 第十二回 幽谷缔良缘 喜有金环联彩笔 248
 江湖偕偏影 争看宝剑配神砂
- 第十三回 一剑败三魔 宝玉明珠藏相府 263
 清歌惊远客 澄波碧海赞词人
- 第十四回 埋恨深宫 花迎剑佩星初落 290
 扬威三峡 柳拂旌旗露未干

楔 子

一阙词来 南国清秋魂梦绕
十年人散 绣房红烛剑光寒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冷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

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调寄八声甘州

南国清秋，一轮皓月，将近中天。这时分，已是万籁俱寂，只杭州总兵的府第里，还是笑语喧喧，喜气洋洋。

这晚是杭州总兵小姐出阁的前夕，总兵是个旗人，复姓纳兰，双名秀吉，是清朝开国的功臣之一，当年跟随多尔衮入关，转战二十余年，才积功升至杭州总兵之职。他的女儿，芳名明慧，名实相副，以美艳聪慧饮誉于宗室之中。她

的父亲膝下无儿，只此一女，宝贝得当真有如掌上明珠，自幼就请了两位教师教她，日间习武，晚上学文，端的是个文武皆能的才女。

纳兰秀吉升任总兵之后，皇室中的一位远支亲王，慕他女儿之名，替儿子前来求亲。这位亲王的儿子，叫做多铎，说起来鼎鼎有名，乃是旗人中数一数二的好汉，自小就能拉强弓，御弩马，骑术剑术，在八骑军中，首屈一指，廿二岁那年就随军西征，平定了准葛尔和大小金川，今年仅仅二十八岁，就被任为两江提督，可算是宗室中最年轻的一位将领。纳兰秀吉攀上这门亲家，真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

可是就在这个出阁的前夕，纳兰小姐却泪珠莹然，拿着一纸词笺，低徊捧读，读到“难消受灯昏罗帐，帐昙花一现，恨难休”时，再也忍受不住，清泪夺眶而出，哭得像一枝带雨的梨花！良久、良久才挣扎起来，低低唤了一声“姆妈”。

这“姆妈”就是她的褓姆，纳兰小姐自幼跟她长大，真是比父母还亲，这时正睡在外间套房，一闻呼唤，即刻进来，见她这个样子，不禁说道：“小姐，你这是何苦来！谁不说你嫁得好婆家，给夫人知道，可又得捶心气苦了。小姐，我还是劝你把往事忘记了吧……”

纳兰小姐截着她的话道：“姆妈，你别管我，我求求你把小宝珠抱来，我要再看她一眼！”褓姆摇摇头，叹息了一声，终于应命出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窗前的红纱灯，烛光摇曳，微风过处，一条黑影，蓦地扑入窗来！

跳进来的是一个英俊少年，在烛光摇曳之中，可隐隐看见他的眼角眉梢含着一股幽愤之气。他看见纳兰小姐面前摊着的，正是他手写的词笺，词笺上有点点斑斑泪渍。他苦笑

一声道：“妹妹，你大喜啊！”

纳兰小姐星眸微启，两颗滴溜溜的眼珠，如秋水如寒星，横扫了他一眼，道：“难道你也不能体会我的苦心，就这样的怨我？”

那少年袖子一拂，跨前一步，突急声说道：“难道我们不能出走，南下百越，北上天山，四海之大，岂无我们安身立命之处。”

纳兰小姐头也不抬，幽幽说道：“谁教你是汉人？”

少年面色一变，哈哈笑道：“我以为你是女中豪杰，原来你还是你们爱新觉罗氏皇朝的贤孝女儿！”

话犹未了，忽然听得号角齐鸣，园中响箭乱飞。少年虎目圆睁，蓦地双手低垂，交叉横过背后，冷然笑道：“你若要我性命，何必用这样诡计？我垂手给你绑吧，算是送给你新婚的一份大礼！”

纳兰小姐本来是低首哽咽着的，这时也急得跳了起来，满面花容失色，颤声说道：“你、你、你这是什么话！”

少年靠近窗子一看，只见园子里升起了数十盏孔明灯，照耀得如同白昼，人声喧闹，潮水似的，向东面角门涌出，却没有一个人朝着自己这面走来，显见并不是对付自己的，少年也颇感诧异了。不多时，人声渐寂，孔明灯也一个一个的熄灭了。

少年回过头来，正待发话，忽听门外有脚步声传来，他一旋身，躲在帐后，只见房门开处，纳兰小姐的裸姆，背着孩子，气呼呼的走了进来，说道：“小姐，听说是总兵府大牢有人劫牢，今晚卫兵多数在这里办事，那边人手不够，已给逃脱了一些囚犯，所以刚才又急急在这里调人过去，小姐，你没吓着？”

纳兰小姐木然不答，一伸手就把褓姆手上的孩子，接了过来。孩子哇声一哭，帐后的少年也蓦地跳了出来。

那褓姆吓了一跳，看清楚了说道：“杨大爷，你饶了我们的小姐吧，明日是她大喜的日子了。”

那少年点了点头，说：“我知道！”叹了口气，自顾自的吟哦道：“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吟声未断，忽然劈面一掌，向纳兰小姐打来！

纳兰小姐大吃一惊，本能的侧身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手上抱着的女孩，已给少年抢去。纳兰小姐直跳起来，问道：“你，你这是干么？”少年一退身，贴近窗子，狠声说道：“从今天起，她不再是你的了，你不配问她！”那女孩子刚才哭喊了一阵，已倦极熟睡，经此一闹，两只小眼睛又睁开来，看见纳兰小姐披头散发，作势欲扑的样子，觉得很可怕，小嘴巴一咧，小手几向空乱抓，看看又是耍哭的神气，少年忙把她转了半个身，轻轻的抚拍，瞧瞧窗外，只见银河耿耿，明月当空，满园子静悄悄的，他咬一咬牙，抱着孩子，蓦地穿出窗去，背后只听得纳兰小姐呼喊凄厉，他头也不回，施展轻功，穿枝拂叶，就像一只灰色的大鹤，在月色溶溶之中消失了。

园子里很静，外面大街却是闹成一片。少年举目一看，只见总兵府那边，火光冲天，满街上人群乱奔乱跑，携儿带女的哭哭喊喊，少年抱着孩子，混在人丛中，谁也不理会他。

少年知道是清兵镇压逃犯越狱，心中一动，不禁扭头回看，只见总兵府附近的几条街口，都有大队清兵锁住，囚犯似乎是向另外一边逃出，因此，有一队马队，正向那边冲去。少年见黑压压的，看也看不清，又瞧瞧自己手上的孩

子，叹了口气，虽然那边兵刃交击之声，远远传来，他也只能自顾自的随着人流，逃出郊外去了。

出到郊外，人群渐渐四处流散，险境既离，大家也就各各觅地，或坐或卧，再也不愿走动了。只有那少年，还是抱着孩子，踉踉的在荒野独行。

折腾了半夜，月亮渐渐西移，孩子已熟睡了。少年正想找个地方歇歇，忽然听得蹄声得得，隐隐传来，大约是清兵追赶囚犯，追到这边来了。听蹄声急骤，似乎追得很紧！

少年所站之处，附近正有一座荒坟，坟上有一丛野草，高逾半身，少年抱着孩子，往坟后一躲，野草刚刚将他们掩蔽住。少年定眼看时，只见给两骑马追着的，却是两个大孩子，一男一女，看样子都不过十六七岁，不禁很是诧异。

那两个大孩子，跑到距离荒坟二十来步左右，忽然双双立定，各自拔出剑来。这时那两骑马已奔到，马上人往下一落，一个抖出铁链，一个亮起斫刀，两个魁梧奇伟的满洲大汉，双双扑上前来，喝令他们快快束手就绑。那两个孩子理也不理，双剑如流星赶月，和两条大汉血战起来！

那少女出手极为迅捷，霎的一伏身，剑尖登时疾如电闪，对准那个使斫刀的咽喉，直刺过去，那人退了一步，“铁锁横江”，用刀一封；少女霍地收招，剑诀一领，刷地又是一剑，探身直取，剑扎胸膛；那人往后又退了一步，蓦地将大斫刀一旋，逼起一圈银虹，使出关外独有的“绞刀法”，要将少女的剑绞断。少女却不收招，剑尖一沉，变为旋身刺扎，借着左臂回身之力，斜穿出去，剑招疾展，又是旋风一样的扫来。

那少男的剑招没有少女这样迅捷，斗法却又另是不同。只见他手上好像挽着重物一样，剑尖东一指，西一指，却是

剑光缭绕，门户封得很是严密。对手一条铁链，舞得呼呼声响，兀是搭不上他的剑身。

伏在坟后的少年是个大行家，他十八岁起浪迹江湖，迄今已有十年，各家各派的招数，都曾见识。一见这对男女的剑法，就知他们年纪虽轻，却是得自名师传授。只是那少女，剑法虽然看来迅捷，力争先手，功力却是不够，对方和她游斗，时间一久，必定力倦神疲；而那少男，剑招虽然缓慢，却是颇得“无极剑法”的神髓，表面看来似处下风，倒是无碍。坟后少年，抱着孩子，目注斗场，掌心暗扣三粒铁菩提，准备若少女遇险，就出手相救。

斗了一会，那少女果然渐处下风，她使了一招“风卷落花”剑尖斜沉，倒卷上去，想截敌人手腕。那使斫刀的突然大喝一声，一迈步，斜身现刀，展了一招“顺水行舟”，不但避开了少女的剑锋，反而进招来了一个“横斩”，刀光闪闪，向少女下三路滚斫面进。少女慌不迭的急斜身横窜，仗着身法轻灵，想避开对手这连环滚斫的招数。

但对手也似乎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在进刀横斩时，两枝甩手箭也破空而出，而且在出手之后，刀尖趁势点地，倒翻起来，在空中打了一个筋斗，大斫刀以“独劈华山”之势，向少女头顶斫去。

就在这少女生死俄顷之际，坟后少年的三粒铁菩提已然出手，使斫刀的只见自己两枝甩手箭，刚到少女身后，忽然自落，方是一怔，手腕上又是一阵辣痛，这时他刚以饥鹰攫兔之势下落，大斫刀刚刚压下，就受了暗算，几乎把握不住，痛得大叫一声，手中刀仍是发狂一样斫去！但就在这个时候，背心又是骤的一凉，一把剑尖，已堪堪刺到，耳边只听得一声清叱：“休得伤我妹子！”未及回头，左肩已给削

去一大片皮肉！

那少男的无极剑法，本来就高出对手许多，虽然火候未够，一时未能取胜，但已是占了上风，他一面打，一面留心旁边的少女，见少女吃紧，手中剑也突然急攻起来，刷，刷，刷，“抽缴连环”，一连几剑，点胸膛，挂两臂，又狠又准。那使铁链的被迫得连连后退，少男却不前追，脚跟一转，蓦地一个“怪蟒翻身”，身形疾转，手中剑反臂刺扎，一掠数丈，便迳自向追击少女的那个大汉刺去。

这正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使斫刀的大汉未及回头，肩上已给削去一大块皮肉，就在这一瞬间，那少女也已反转身来，凝身仗剑，狠狠的扑击过去。使斫刀的受伤之余，如何挡得住这疾风暴雨般的前后夹击，只见两道剑光，赛如利剪，那魁梧大汉，竟给斩成三截，血溅尘埃。

那使铁链的却是精灵，一见同伴毙命，立刻上马奔逃，另一骑无主的战马，也连连长嘶，迳自逃跑了。

坟后少年目睹这一场恶斗，见这对男女竟未发现是自己发暗器相救，不禁心内暗笑：“毕竟是初出道的雏儿。”

这时，这对男女利剑归鞘，双手紧握，似乎在囁囁细语，坟后少年只见他们嘴巴张动，也听不清楚是说什么。忽然间，那少女挣脱双手，高声问道：“那么，是你说的了？”少男点点头，应了一声，坟后少年，虽听不清，但那显然是承认的神气。

这一声应后，那少女忽地跳开一步，似避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忽地又跳上前来，扬手就是一巴掌，打在少男脸上，嘣啪一声，清脆可听。少男的面孔正对着荒坟这面，坟后少年在月光下只见那少男的面孔惨白，动也不动，神气十分可怖！

那少女一掌打出后，见他这个样子，忽然双手掩面，痛哭起来，扭转身躯，竟边哭边跑了。那少男仍然僵立在那儿，直待少女的背影也消失了，这才一步一步，直走过来。坟后少年想呼唤他，但见他定着眼珠，木然的一步一步前进，就像荒野的游魂一样！少年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叫也叫不出声，那少男已经自荒坟旁边走过，没入草丛之中，竟没注意到荒坟后面有人埋伏。

坟后少年看了这一场悲剧，联想起自己和纳兰小姐分别的情形，心中不禁又是一阵阵酸痛。这时他耳边听得“胡”“胡”之声，似风声，却又不是风声。他看见月亮，记起这是中秋之后的第三个晚上，钱塘江的夜潮，正是在秋季大汛的时候。他茫然的站了起来，循着潮声，就向钱塘江边走去。

钱塘江数十里宽的江面，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这时潮还未来，放眼望去，但见天连水水连天，烟波浩淼，一望无涯。少年抱着孩子，踽踽独行，听潮音过耳，百喙交集，如醉如痴，直到耳边忽听得一声“杨云骢！”这才如梦初醒，扭过头来。

这一回头，人也立时惊醒，眼前站着的是一个鹰鼻深目的老者，身边还站着两个精壮少年。杨云骢认得这正是纳兰小姐未婚夫多铎的师叔，满洲武师“铁掌”钮枯卢，杨云骢初出师门，在回疆柴达木盆地，帮助哈萨克人抵御清兵，曾和他朝过相。

钮枯卢面挟严霜，冷冰冰的似笑非笑，神情很是可怕。他双掌交错，拦在杨云骢面前，说道：“杨云骢，别来无恙！你这几年所做的事情，瞒得了纳兰总兵，瞒得了多铎提督，可瞒不了老夫！多铎提督是天潢贵胄，纳兰小姐是俺们

旗人第一美人，你不只是糟蹋了纳兰小姐，简直是糟蹋了俺们一族。俺不知则已，知道了须代多铎洗清这个耻辱！”

杨云骢左手抱着孩子，听了这一番话，仍是动也不动，面部毫无表情。这时纽枯卢身旁的两个少年，早已按捺不住，一左一右，双双扑上前来。杨云骢冷笑一声，脚跟一旋，转了半个圆圈，猛喝一声，右手接住右面少年攻来的双掌，一接一扭，扭着敌人右腕，轻轻一按，只听得杀猪一般大叫，这个少年已给杨云骢抛出数丈之外！这时左边少年方才攻到，杨云骢身子突地下煞，避开敌人的勾拳，猛的长身，劈面一掌，砰然一声，这人的面孔，立刻像开了五色颜料铺一样，乌黑的眼珠突出，鲜红的面血下流，……登时晕倒地上。这时杨云骢手上的孩子，也早给震醒，哇哇的大哭起来。

纽枯卢见两个徒弟一出手就被打成这个样子，怒吼一声，横身一跃，右掌“直劈华山”，用足了十成力量，兜头就是一掌。杨云骢也不退避，右掌倏翻，也用足十成力量，向上打去。两掌相交，“蓬”然如巨木相撞，这时只听得孩子厉叫一声，竟自杨云骢的手中，震飞出去！杨云骢急一掠数丈，如大雁斜飞，恰恰赶上去将孩子接住。

杨云骢这一掌受得不轻，但纽枯卢却受得更重。他给杨云骢一掌，震得站立不住，跌跌撞撞，直向后面翻出一二十步，这才止得住身形。他以一双铁掌闻名关外，竟吃不住敌人掌力，心中恼怒异常，他一长身，拿出一把精光闪闪的三角铤，这把铤乃是他独门的兵器，名唤“丧门铤”，可作匕首用，也可作短戟使，还能用以打穴，端的厉害非凡！这时杨云骢也已结束停当，将孩子用绣带缚在背上，也取出一把光芒闪闪的短剑。

那组枯卢的丧门锺，长仅二尺八寸，杨云颢的断玉剑比他的还要稍短几分。武家的兵器是“一寸短，一寸险。”剑锺交锋，不比长枪大戟，中间有那么一段距离，短兵相接，几如肉搏，精芒闪电，利刃就在面前晃来晃去，谁要是稍一疏神，便有血溅黄沙之险。

组枯卢怒极猛搏，点扎戳刺，迅如怒狮，全是进手的招数。杨云颢背着孩子，孩子又哭个不停，他不敢跳跃，又要分神护着孩子，弄得满身大汗，非常吃力。只是他的剑术，乃是海内第一名手所授，端的非同小可。他兀立如山，见式破式，见招拆招，一口短剑，横扫直击，劈刺删拦，竟是毫不退让！

两人越打越急，越斗越险，战到分际，那组枯卢忽然身移步换，快若流星，一闪闪到杨云颢背后，竟然一锺向孩子插去。杨云颢这招本应纵身跃出，可是他怕惊坏孩子，只能平地一转，身子轻飘飘拔起，短剑“举火撩天”，搭着组枯卢的丧门锺，往上一拔，借组枯卢的势，夺他的兵器，只一擦，那口锺竟给擦出了手，飞堕尘埃。两人的身法都快，谁也收势不住，组枯卢锺飞出手，人也扑了过来，杨云颢身形方才下落，离地还有少许，就给他撞个正着；这时背上的孩子又是一声厉叫，那声音也已经沙哑了。杨云颢心中一慌，未及躲避，胸口竟给击中一掌，而他的短剑也趁势一送，直插入组枯卢肋下，插得只留下剑把。

这一下，两败俱伤，杨云颢一剑插出之后，人再也支持不住，只见眼前金星乱冒，地转天旋，他知道要糟，急急向地面一伏，免得向后跌倒，压坏了孩子。

那边组枯卢也已重伤倒地，双眼血红的瞪着。两人相距不过四五尺之遥，可是大家都不能起来扑击了。两人就这样

的瞪眼望着，夜风中回荡着孩子沙哑的哭喊声，这景象，这气氛，的确令人惊心动魄。

过了片刻，纽枯卢挣扎着在地上蠕蠕而动，用手腕抵地，竟然慢慢的向杨云骢这边爬过来。杨云骢大吃一惊，也试着移动，可是全身绵软无力，才想用一点劲，喉头已是一阵阵腥气直冒，一口口鲜血直咯出来。纽枯卢号称“铁掌”，杨云骢给他打得正中心口，掌伤比剑伤更重。

杨云骢眼看着纽枯卢像临死前的狰狞野兽一样，蠕动移来，自己却是毫无办法，心中又气又急，不觉晕了过去。经过了好一会儿，耳中忽听得有人反复呼叫：“杨大侠！杨大侠！”这才悠悠的醒过来，只见面前站着的，正是那个在荒坟前面与满洲武士拼斗，后来给少女打了一个耳光的大孩子，他十分诧异，低声问道：“你怎知道我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少男却并不答他前面的问题，两眼茫然无神，忽然大声说道：“我想投河！”

杨云骢冷然问道：“那你又为什么不投？”少男道：“见着你这个样子，我如何能跳下去？杨大侠，我认识你，好多年前，你在我们舵主家里作客，我见过你。不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

杨云骢以手腕撑地，点了点头，说道：“这就是了，你现在不能投河，将来更不能自寻短见。你受了委屈，跳水一了百了。但你的许多师友，他们为了光复汉族，受了更大的冤屈，或死或伤，你们年青人不管，却为了点点小事，寻生觅死。如何对得住他们？”杨云骢这时，头微微上抬，凝视着少男，面容显得十分严肃。他的声音低沉嘶哑，但每一句都如暮鼓晨钟，震撼着少男的心。